

劍門天

古 龍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剑 门 关

古 龙 著

中 册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简 介

廿年前，金刀无敌王东天被仇家所杀。遗孤王一新为报父仇，只身闯入江湖，遇少妇马小凤，并救出其子。

孤庙里，一对情种四目相对，双唇渐渐贴在了一起……

一夜风流，王一新堕入情网不能自拔。岂知马小凤乃魔道淫娃，王一新险些虚脱身亡。危急中得高人相救，并习得绝世奇功。数次擒获马小凤，却不忍痛下杀手。为维护武林正义，王一新终深明大义，剿灭了马小凤魔众，手刃杀父仇人，且获两位千娇百媚，如花似玉少女相伴。

二二 巧言妙语动四凶

那骷髅一样的人，那一张毫无血气的口，本来是半张不闭的。如今却慢慢地张大开来，发出啞哑无比的“啊”地一声，那四个人又道：“禀告主人，李姥姥虽然死了，但是我们恰好遇一李姥姥的外孙。我们将他带来与你相会了！”那人又发出了低低地啊地一声，像是除了那个“啊”音之外，他绝不人讲二个音一样。一个人向王新一指，道：“主人请看，这位便是李姥姥的外孙了。”那人慢慢地转过头来。在转头之际，他被羊皮褥子盖住的身子，似是一动也不动，只是头部转动。而且颈骨发出“格格”之声来。像是他的颈骨，随时可以因为转头而折断一样。王一新的心肠好，见那人病得这副骨肉支离的模样，却还要强转过头来看自己。他心中实是不忍，走向前去也屈一腿俯下身来，好让那人看个清楚，一面还道：“你若是觉得辛苦，不必挪动身子了！”他一句话才说完。目光便已和那人的目光相接触。他心中怦然一惊，人觉得那人的目光，好不凌厉。那里像是一个临死之人？也就在他陡地吃了一惊之际。那人的左臂，突然自羊皮褥子之下，伸了出来。只见他的手，瘦得和枯柴一样，那五根手指，却藤也似挽住了王一新的手臂。箍得王一新怪声叫了起来。那人却已发出哑而沉的声音，道：“好，王东天，你来了么？”王一新忙道：“喂，朋友，你弄错了。是王一新，你所说的王东天，那是我父亲？”那人皮包骨头的脸上，牵动了几下。居然也现出了一副十分迷惘的神色，道：“你——不是王东天，是他的儿子，你父亲呢？”王一新本来打定主意，想问一问父亲的死因的。

可是那人却连父亲死了也不知道，自己的希望，只怕又是落空了。他用力想拨开那人的五只手指。可是那人五只手指比钢条还硬一样，说什么也拔不开来。王一新无可奈何道：“我父亲早死了。”那人哑声叫了起来，道：“死了……死了。他是死在什么人的手的？”王一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到如今也不知道，像是终南的四大高手之一。可是又有人告诉我，其中另有曲折，唉，你可知道……”他问了一半，想起对方连自己父亲的死讯也不知道，又怎会知道父亲究竟是死在什么人之手的，所以下面的话便缩了回去。那人“嗯”地一声，手臂突然缩了一缩，将王一新拉近了些。王一新离那张骷髅也似的脸，只有尺许，心中十分害怕。那人道：“王东天死了，他妻子李红呢？”王一新不禁悲从心来，道：“我妈死在我爹前头，他是什么模样的，我都记不得了。”

那人道：“好啊，李姥姥王东天等人都死了。那么小子，那只盒子一定是在你的身上了，是不是我说得可对？”王一新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提到“李红”这个名字，想来那是自己母亲的名字了。他黯然片刻，才道：“那只盒子，你是说那只盒子里面刻着山川图景的盒子？”那人忙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王一新道：“这只盒子……”他本来想说这只盒子在马小凤处的。可是他立即想起，马小凤可是警告自己，绝不准提起与她相识的。那么这话不可能说，若是和马小凤不相识，盒子又怎会到了她处的。所以他只讲了一半，便改口道：“不在我处，那盒子不在我处。”那人目中，陡地凶光四射。握住了王一新手臂的五指，突然一松。但是不等王一新后退，五指又向前叉来，却又住了王一新的咽喉。王一新给他叉得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。若是那人手指紧上一紧，那是非被捏死不可。他大惊道：“你……这是作什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你别欺负我只有条手臂可动，便可不对我说实话了！”

王一新心想，谁欺负你来。你捏住了人家的头颈，还说人家欺负你，天下竟有这样不讲理的人。他忙道：“我讲的全是实话。”那人



道：“好，就算不在你这里，那么在什么人处，你一定知道的，你说，你说！”那人一面讲，一面五只手指，已渐渐地收拢。王一新直被他捏得眼前金花乱进，几乎便要窒息了过去，他已要将马小凤的名字叫了出来。可是也就在此际，只听得马小凤银铃也似的笑声，在身后响了起来。

在那一间。王一新真的以为自己又在做大头春梦了。可是马小凤的声音，继续在他身后响了起来，道：“啊，这位老丈如何生那么大的气，要捏死这位小哥哥啊！你们五人，怎地也不劝一劝？”为首那大汉则叱道：“小娘子，不干你事，你走开些。”马小凤又道：“这位小哥我虽不相识，看他的样子也是老实人，有什么地方冒犯了这位老丈，斥说他几句也就是了，何必这样对付他一个老实人呢？”王一新听到了马小凤说，我和这位小哥素不相识。

心中猛地一震，要讲出口的话，又缩了回去。只是拼命叫道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那盒子不在我处，真的不在我处。”那人五指略松了松，可是仍不让王一新挣脱。眼珠转动，向岸边望去。这时，王一新也勉强可以转过头去，他看到了风姿绰约的小凤正站在岸边。她在向那大汉颯然而笑道：“你们这筏子可是直放下流去的，出门人行个方便，就送我一程可好么？”那大汉不出声，探过头来，望着那个骷髅也似的人。那人哑声道：“你可知我们是什么人么？”

■马小凤道：“老丈眼生得很，但这位大汉，像是川东巨霸、双臂罗汉叶九。”那赤着上身满身肌肉盘虬的大汉。听了不禁啊地低呼了一声。马小凤又道：“这四位，像是雷君门下，藏边千水谷白氏四凶，是也不是？”那四个白衣人阴恻恻地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小娘子倒好眼力，敢问小娘子是……”马小凤朗声道：“我是阁堡堡主的外甥女，姓马。”那骷髅也似的人，双目转动，打量着马小凤。王一新听得马小凤信口胡说，却一点也不像说谎，心中不禁暗哼了一声！马小凤也目光如电，打量着那骷髅也似的人。她目光凌厉。早已看出那人看来像是就要咽气一样，但内力却极之深湛。她又重新说道：“顺

风搭载我一程，不知可蒙答允。”那骷髅也似的人阴森森的目光，也望定了马小凤不，了一会才道：“我还有一件事未曾办完，暂不起程，你可能等一会么？”马小凤笑道：“木筏是你的，自然你要什么时候起程，就什么时候起航，我等一会又有什么关系？”她到了木筏之上，背负双手，闲闲踱步，像是任何事情皆与她无关，她好像就是为了要叫人顺便搭载她一程一样。

那骷髅也似的人又望了马小凤半晌。暗中向那四个白人使了一眼色，那四个白衣人会意，身形缓缓走动着。看那四个白衣人的表情，像是在随意走动。可是转眼之间，四人都已隐隐马小凤围在中心。但是马小凤却亘无其事，像是根本不曾觉察。那骷髅也似的人，直到四个白衣人已将马小凤围住，才对王一新道：“你一定知道那只盒子在什么地方，快说！”王一新心头乱跳，向马小凤望去。可是马小凤却是抬着头，在看天上的浮云。王一新想起马小凤温柔体贴，婉转投怀时的情形，便不舍得将盒子在他身上一事讲出，惟恐因此连累了她。而当他想到马小凤狠毒之时，他又不肯讲出来，唯恐他不肯放过自己。是以，他默然半晌，结果还是道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盒子在什么地方。”那骷髅也似的人，“哼”地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不说，那可是自讨苦吃了！”王一新虽是老实人。但是对方无缘无故，逼人如此之甚，他却也有点沉不住气，大声道：“我和你素不相识，为什么会自讨苦吃？”那人又一声冷笑，那一下冷笑声，更是阴森之极。只见他突然扬起右臂来，向王一新凌空抓了一下。其时王一新离他，还有五六尺远近，心中还在奇怪。暗忖，他装神弄鬼，这样凌空抓上一抓，那是什么意思，莫非是有暗器么？可是却又不见有暗器来。王一新还在探头探脑的看时。

突然一股吸力，将他腾腾地吸得向前跌出了三步去。他一跌出三步，人已到了那个骷髅也似的怪人面前了，那人手臂又向上一伸，只听得“格格格”一阵响处，那人的手臂，竟平空递了半尺。王一新看得目定口呆间，腰腹之间，陡地一紧，已被那人五指，连衣服带

皮肉，一把抓了个结实！”王一新又痛又惊怪叫了起来道：“你放手！”那人道：“盒子在什么地方？”他一面说，一面五只手指，已紧了一紧，深陷入王一新的腹中，王一新痛得冷汗直淋，“扑”地一声，跪了下来。腹际像是有数十百条毒蛇，一齐在喉咙一样，可是他还是叫道：“我……不知……道”那人的五指再紧，王一新的双眼翻白，口中噤噤怪叫。

他一世人，从来也未曾受过这样的苦楚。他喘中声，那人又道：“在那里？”王一新这时候，痛得只顾喘气。就算他愿意说出来，只怕也没有气力了。他在大声透气间。只听得马小凤银铃似的声音，传了过来，道：“我说这位朋友，你将他弄成这种模样，他仍然说不知道，那大概是真的不知道。”那人怪眼一翻，冷笑道：“你要是不愿在我这筏子上，你只管走好了。”马小凤竟毫不考虑的道：“好，我这就走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扣起头来，向身前的一个白衣人望去。那白衣人一和他勾魂慑魄的眼光相接触。便不由自主，陡地呆了一呆。面就在他一呆之间。马小凤身形一晃，旋风也似，已在他的身边掠了开来。这四个白衣人本来站在马小凤的四周围，形成对马小凤包围之势的。可是马小凤却不费吹费之力，夺围而出。他一在那白衣人的身边掠过，便向木筏的边缘掠去。那四个白衣人来本是作势欲追的。可是看到马小凤似乎立即便要离去的模样身形又凝了一凝。显然，马小凤若是就此离去的话，那么他们也不会去追赶他的。可是，就在这四个人身形一凝之间。马小凤的身子，也陡地一凝。而在她身形一凝之间，只听得几下奇异之极的“嗡嗡”声，疾传而出。

五枚蜈蚣针，成梅花形射出。才一出手，便散了开来，四枚奔向那四个白衣人。还有一枚却射向那似骷髅的怪人。她背身发暗器，五枚齐发，分射五人，竟能认得清清楚楚。她在暗器功无上的造诣之高，也是可以当得一登峰造极了！这五枚暗器，骤然发出。那四个白衣人首先乱了起来。衣袖乱舞，只顾去挡退暗器。那躺在筏上的怪人大喝一声，五指一松松开了王一新。一掌向马小凤所发的

“蜈蚣针”拍去。掌风过处，那枚尾针立时被扫得向外飞去。而就在这一当口。马小凤身形一矮，倏地后退，退到了王一新的身后。反手一抓，抓住了王一新的腰带，立时又向前跃去。马小凤的暗器功夫虽高。但是她也只能同时发出五枚暗器。如果筏上只有五个人的话，那么她可以安然带着王一新离去的了。可是，大筏之上，除了那骷髅也似的男子，和那四个白衣人之外，却还有一个双臂罗汉叶华九在。马小凤五枚蜈蚣针，其中并没有射向叶九的。叶九在一呆之下。一见马小凤扯着王一新，待向岸上跃去。立时发出一声狂吼，跃向前来。蒲扇也似地大手，刹那之间，“呼呼呼”连发了三掌！双臂罗汉叶九，天生蛮力。但是武功修为，却是十分寻常。只不过他早年，曾遇到一位异人。念他天生异禀，总是个学武的好材料。所以便授了他一套极其精奥神妙的掌法。偏偏叶九人笨，这套掌法，他练来练去都未练得成。练到后来，连口诀都忘得七七八八，只记得其中的一招。那招，名叫着“天上三光”。一掌发出，便是连环三个变化，掌影叠现。看来像是刹那之间，有三只手掌向前攻来一样。他就凭着这一掌掌法，居然也在武林之中，挣下了不少的名头。由此可知，那异人传授的那一套掌法，实是极其奇妙的功夫。只可惜他生性愚蠢，未曾将之一一学齐而已。这时候，叶九一跃向前。陡然之间，攻出的，正是那一招“天上三光”。

马小凤在电光石火之间。只觉得一条庞大的身形，卷起一股劲风，挟着连连掌影，向自己攻到。她也不知道对方只有这一掌功夫。心中陡地一惊，身子一侧，斜刺里向外，跃了出去。当她带着王一新，向外跃出去之际。兀自觉得对方掌力，逼得连气都透不过来！马小凤行险着，带着王一新身子离筏面，只不尺许高下，横跃了出去。双臂罗汉叶九，一掌击了个空，掌势却收不回来。他非但掌力收不回来，而且身子向前一扑。那一掌带着排山倒海也似的力道，反向躺在筏上的那骷髅也似的男子击去。叶九人再笨，这时也看出了情形不妙，怪叫道：“快还手！”那怪人枯柴也似的手臂，扬了一扬，手

腕翻动。五根瘦骨嶙峋的手指，和一只见骨不见肉的手掌，向上迎了上去。他那只手掌，和叶九蒲扇也似的手掌一比。更叫人疑心他如何接得住叶九的一掌。可是，就在那电光石火之间。“叭”地一声，两只手掌，已然相交。只听得双臂罗汉叶九，怪叫了一声，他水牛也似的身体，竟向上直飞了起来。“扑通”一声，跌入了水中。河水十分湍急，叶九跌入水中，本来非被河水卷走不可。但总算他见机得快，一落水，五指便紧紧地抓住了木筏的边缘。那样，他的身子暂时总算不致于被河水卷下去。但是，想要回到木筏上，却也不易。就在那时候。马小凤足尖一顿，人已跃上了岸。

那怪人尖声叫道：“追！”那怪人的尖叫声，尚自刺耳间。“刷刷刷。”白影连闪，四个白衣人，也已经相继续上岸来，不理睬叶九的大叫大嚷。

马小凤带着王一新直奔出了三四丈。听得身后的追赶之声，已越来越远。她才突地停住，转过了身来，道：“别追！”只见四个白衣中的一个，手中拿着一枚蜈蚣针，冷冷地道：“好家伙，原来你竟是毒蜈蚣马二娘一路。”快跟我们回木筏去吧。马小凤一笑道：“不错，毒蜈蚣马二娘是我母亲。”“那木筏上躺着的是什么人？”四个白衣人的面色，尽皆微微一变，齐声叱道：“少废话。”马小凤冷笑道：“西道上的武林中人，虽不知道四位白衣人的大名。”但只怕传诵四位大名的人，再也想不到你们四人。竟会被一个走火入魔，身子不能动弹的人，当作奴才一样。马小凤话未讲完，四人又厉声道：“住口！”马小凤冷声道：“我讲得不对么？”四个白衣人，又面相觑，答不上来。原来马小凤目光锐利。她早已看出，躺在木筏上的那个怪人，功力极高，但却是个走火入魔，身子僵硬不能动弹的人！只怕全身动的，除了头部之外，就是一条右手臂而已。如今她看到四个白衣人的神情，便知道自己已经料中了，他又道：“这倒真奇了，以四位的功力而言，何以低三下四地受制于人。”

四个白衣人像是已被马小凤说动了心，齐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你知道什么，他——”马小凤又道：“你们若是走了那家伙怎么样，还能跳起来追你们吗？嘿，只怕你们再这样做人奴才。一世英名，便要付之东流了？”四个白衣人互望了一眼，一个道：“他说得是。”另一个道：“我们真实也不必怕。”另外两个道：“他能来追我们么？”四人这样讲法。分明已全被马小凤说动。而也就在此际。只听得木筏之上，传来那怪人难极的声音。叫道：“你们四人，若敢叛我，我管叫你们受尽苦痛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！”四个白衣人怔了一怔。一个咬牙道：“不如先回筏去，将他杀了！”另外三个忙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，千万不能回返去，咱们不如攀上峭壁，推两块大石下来，将他砸死了，以免后患，方是办法。”四人身形展动。竟不再顾马小凤，一齐向高处攀去。马小凤轻描淡写的几句话。就支退了四个白衣人，心中得意“哈哈”一笑。那怪人发出不断怪叫声来。用心听去。可以听出他是在催促叶九，快爬上筏来。放筏顺流而下，免得被四个白衣人，居高临下，抛下大石来将筏砸沉。叶九勉力挣扎着，总算爬了起来。

也就在这时，“呼”地一声响，一块百十斤重的大石，自上而下，飞坠了下来。那块大石，砸在木筏之上。轰地一声，将木筏砸了一个大洞。水柱冒起很高。但是叶九也在此际，将大铁锚拉了起来。铁锚才一拉起，那木筏一个旋转，顺着湍急的水流，向下流了出去。又有几块大石砸了下来，却“通通通”地响着，砸进了河中。马小凤拉着王一新的手，道：“快走。”不然他们四人下来，又有麻烦了。王一新被她拉着，身不由主，向前奔去。转眼间，已转过了一个山角，这才停了下来。王一新气喘吁吁，望着马小凤，好一会才道：“你……为什么又要救我……”马小凤微微一笑，实是俏丽无比。看得王一新如痴似呆。但是吐自马小凤樱口中的话。却令得王一新从心底深处，泛起了一股寒意。马小凤道：“你刚才若是一讲起盒子在我处，那么如今，早已死在我的蜈蚣针之下了！”王一新呆了好一会，才又道：“你——忍心下手将我杀死么？”马小凤道：“好笑了，我

为什么不忍心？”

王一新期期艾艾道：“我……常听得人家说，一夜……一夜……夫妻……”他这一句话示曾讲完。马小凤的面色，便已陡地一沉。马小凤还未曾出声，可是他面色一沉之后。那种样子，已令得王一新不敢说下去。王一新实是不明白。何以千娇百媚的马小凤，可以在眨眼之间。便变得这样令人害怕！他只是叹了一口气，一言不发。马小凤又换上了一副笑容，道：“可是，你很老实，居然未曾讲出来。”王一新苦笑道：“我……将你的宝剑给了人，已经很对不起你了。你吩咐我的话，我如何还敢不记得，我是绝不会说的。”马小凤道：“那么，我叫你绝不可再向我提那一晚上的事情，你为什么刚才又有这个胆子提起，不怕我向你下毒手么？”王一新又长叹了几声，道：“马姑娘，你，这是怪不得我的，我做了一世人，日子都过得浑浑噩噩的。可就是那……那是我终生难忘的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就看到你，想到你，想到你……”。

王一新讲到这里，涨红了脸，不知怎样向下讲下去才好。马小凤听得这样出自衷心之言。心中也不禁有些震动。她伸手在王一新的肩头上拍了拍，道：“别傻了，或许我是你所识的第一个女子。当你多识几个姑娘，那就不同了。”王一新双眼直勾勾的望着马小凤，道：“不会的，除了你之外，我再也看不见第二个女子了。”马小凤“哼”地一声道：“我有什么好？心狠手辣，下手就杀人，连你姥姥都是死在我手中的你还不恨我么？”王一新嚅嚅地道：“我……只是怕你……”马小凤挥了挥手道：“别说了，你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啊？”王一新茫然道：“我有什么地方好去，我想报杀父之仇，可是连仇人是谁，都找不到，我想……我想……”马小凤道：“你想什么？”王一新大着胆子，道：“我想……和你在一起，但又怕你不肯。”马小凤水汪汪的眼睛，望着王一新。她剔透玲珑的一颗心。竟被王一新诚朴呆蠢的言词，弄得十分混乱。她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你若是要跟着我，那也可以……”马小凤才讲到这里。王一新已突然怪声高叫了起

来。要知道马小凤肯让他在一起，对王一新来说，那真是天大的喜讯。他忙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太好了。”马小凤道：“你慢高兴，我话还未曾讲完哩！你要和我在一起，可得听我的话，我说东，你就绝不准说西，你可做得到么？”王一新满口的答应道：“当然做得到。”

二三 此生想作脂粉奴

“你别说得口爽。”马小凤道：“我若叫你去杀一个不相识的人，你肯么？”王一新陡地一震。手按在头顶之上，瞪大了双眼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他实是未曾想到马小凤会问他这样一个难以回答的一个难题的。当他听说自己竟可能和马小凤一起的时候，他心中大是高兴。而在那时候，他所想到的，只是马小凤可爱的一面。然而此际，他却又感到马小凤的可怕。此际马小凤只不过是说说而已。但如果马小凤真的叫他去杀一个和他绝无渊源的人，他应该怎么办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过了半晌。马小凤才嫣然一笑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叫你做那事情的。”马小凤那一下微笑。当真令人如沐春风，心中有说不出的舒畅之感。王一新忙道：“马姑娘，我早就知道，你是一个好姑娘。”马小凤凄然一笑，道：“别说我好，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，是极坏极坏的人！”

王一新一本正经的道：“就算你不得已做了些坏事，那只怕也是有苦衷的，绝不是你自己的本性，绝不是你自己所想的。”马小凤自问自己是十分狠心的人。但这时听得王一新这样说自己。她的双眼之中，竟不由自主有点润湿起来。连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的。她自然不愿意在王一新面前流泪，忙转过头去，道：“别废话了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么？”王一新犯上了傻劲，傻话更是连篇，他又道：“你自己或许不知道自己，还是旁观的人来的清楚些，也说不得的。”马小凤不出声，只是低头向前走去。她心中在想，王一新讲的虽是傻话，但是却也十分有道理，难道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的

为人么！她心中越想越是迷糊，也禁不住想起自己的往事来。他如今年龄并不大，只不过二十出头。可是，她所经过的事，却是那么多。最令他难忘的，是他和母亲两人，被数十个厉害敌人追杀，母女失散，她勉强逃到了阁堡附近，伤重倒地。幸而被阁堡堡主救了回去。那年，她才十三岁。然而她已经下定决心，要使自己的武功高过母亲，高过所有的敌人，高过武林中的任何人。

所以，当她被收留在阁堡中的时候，他用尽心机去巴结堡主。终于，毒死了堡主夫人，而自己献身给阁堡堡主，当上了堡主夫人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她千方百计要堡主教他武功。她也着实学了不少奇妙的功夫。但是有许多功夫，若是没有深厚的内功根底，却是难以学得会的，是以她也无法学习。终于，她知道了在阁堡之中，藏着一柄千古奇珍，那是伏羲神剑。她又想探听出那柄神剑究竟有什么用处来，可是堡主却不肯说。于是，她趁着一个机会，盗了宝剑。带着她和堡主所生的孩子，逃了出来。也就是那一次，她遇到了傻头傻脑的王一新，将孩子托付给他……往事历历在目，她也想到了那石屋中的一晚。直到如今为止，她还不明白为什么那一晚上，自己竟会这样。是爱这个丑少年么？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是为了报答她替自己看管孩子么。似乎又不那么单纯。她心头十分撩乱，理不出一个头绪来。两人只是闷声不响地赶着路，直到天色渐渐黑了下来。马小凤才抬起头来，望着仓茫的夜色，心头更觉得十分沉重。她停了下来，王一新也跟着停了下来。马小凤转过头来道：“我要到西域北天山去，如今咱们虽已在极西之地，但只怕是路途遥远，你去不去？”王一新道：“你就算到西天，我也跟着去。”马小凤转过身来，面对着王一新，看她的样子，像是想是讲些什么。然而她撩乱的芳心，却又使得她说不出一句要讲的话来。而且，站在她面前的，如果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翩翩佳公子，那她也会断断续续的将心声吐露出来。

对方自然也能够明白她的意思，可是于今，在她面前的确是一

个又蠢、又丑、傻不楞登的楞小子。叫她满腹心事，更是没有法子倾吐，是以只是低叹一声，又向前走了出去。那一晚，月色十分好，黄昏的黑暗，迅即被铺满了银粉也似的月辉。两人的影子，在月色之下，显然十分修长、诡异，一直到了午夜，两人直进了一座林子。在林子中，月影扶疏，马小凤仍是走在前，一阵风过，她陡地闻到了一阵焦臭之味。马小凤何等机灵，连忙停了下来，向前看去，只见前面，隐隐似有火光闪烁。马小凤低声道：“前面有人，我们绕路过去。”她握住了王一新的手臂，向走去，绕了一个弯。可是走不多远，前面又有火光，连转了几次，皆是如此。看来前面燃着了许多火堆，要不然又怎会如此。马小凤虽然不愿意生事，但是她在避了几次，都避不过去，也只有小心向前走去。不多久，便已离开一堆篝火，只有一丈五六远近了。两人躲在一株大树之后，向前看去。只见那堆篝火，火光熊熊，但是在火堆之旁，却又没有人。马小凤看了一会，向树上一指说道：“我们爬上去。”王一新武功虽然平常，但是翻山越岭，爬树上屋的本能，还是有的。立时手足并用，向树上爬去，和马小凤一齐挤在一个树叉之上。浓密的树叶将他们二人，一齐遮住。王一新此际，和马小凤靠得如此之近，鼻端上闻得一阵阵难以形容的幽香。马小凤的柔发，轻轻拂着他的脸颊，更使令他情迷意乱。心头咚咚乱跳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马小凤也觉出了王一新的脸颊，热烘烘地。她转头去看一眼，只见王一新的脸涨得通红，双眼直勾勾的在发傻，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。马小凤本来想要斥责他几句的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心中叹了一口气，又忍了下来，全神贯注向下面看去。她知道在这样的丛林之中，有这么多的火堆在，那一定是事有蹊跷的。过了不多久，只中得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自远处传了过来。一会儿工夫，便到了眼前。

只见来的是一个长发白衣妇人，那妇人也生得十分俏媚。然而一看之下，却使人有一种十分阴森的感觉。那妇人来到火堆之旁，将一大棒树枝放进了火堆之中。那妇人放下了树枝，火堆又旺了不

少，她就站在火堆之旁不动。过了片刻，又是一个人走了过来。那是一个面目庄严的中年人，又过了不久，两个白衣人也走了过来。那两个白衣人一到，那中年人才道：“咦！奇怪，师傅带了千年龙鞘到阁堡去，如果还没有回来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了。”那妇人则冷冷地道：“就算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们有什么法子？我们还能闯进阁堡去么？”四人又不再言语起来。马小凤听得四人中有人提起“千年龙鞘来”，心中不禁陡地一动，更是全神贯注起来。可是四人却都不再出声了。那时王一新根本未曾看到火堆之旁已有人来了，要不然，他是一定可以认出，那四个人就是狮首人魔手下的邛崃四邪，也不用马小凤费心机去猜了。马小凤看了半晌，只见邛崃四邪踱来踱去，像是心事重重一样。过了片刻，那中年人道：“这柄千年龙鞘，本来是我的，师傅硬要了去，说是到阁堡去配伏羲古剑，何以踪迹全无？”马小凤听到此处，更是心中怦然而动。转头向王一新望了一眼。他望王一新，是为了那中年人说的话，和王一新所讲的有十分不对头之处。中年人说他们的师傅，以千年龙鞘去配伏羲古剑。这四个人的武功，看来已经不强，他们的师傅，自然更不是等闲之辈。那么，他们的师傅进入阁堡之后，剑鞘合一也好，不合也好。想来总没有理由落在王一新手中的。然而，根据王一新所说。一剑一鞘，都是在他手中，交给了别人的。以王一新为人而言，说他会说谎，似乎没有什么不能。所以马小凤心中不明，此际又不便出声，才望了王一新一眼的。偏偏王一新却是大大的会错了意。他一和马小凤秋波也似的眼神接触，早已痴呆了。只是望着马小凤傻笑，根本不知道人家为什么望他。马小凤看到王一新这等傻相，自然知道那是为了什么。心中骂了一声，傻蛋，赌气又转过头去。这时，只听得那长发妇人：“师兄，你不是不乐意师傅取了你的东西么？”

那中年人面色陡地一变，强自笑道：“当然不是。”四人重又默然无语。过了半晌，那中年人忽然道：“你们三人在这里别动，我四处去走走，立时就回来的。”那三人一齐点头。那中年人背负双手，